

# 从江:唱侗歌 颂丰年

## 美丽票洞

姚江

近日,搭乘老乡的轿车,从天柱回了一趟老家,已近黄昏。席间,与几位老人围炉煮酒,叙说了陈年往事,聊起了家常来。可以说,很多天柱人对我老家票洞的印象是很陌生的,有的甚至连票洞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无法接受票洞被冷落了很久的事实,所以写几个文字,让它能进入公众的视野。

大山里的票洞,四面群山环抱,山峦叠翠、雄姿英发,它虎踞横卧在山谷中,形如燕子窝,是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的一个独立的自然寨。它东接木杉,南邻界牌,西连下腾,北抵德寨。全寨有二十多户人家百余人,现有吴、龙、邹、姚、李、刘、龚等七个姓氏,全部为侗族,乡民交流的语言为侗话。据说,龙姓在票洞已繁衍了十七代,至少已有三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最先迁入票洞居住的是吴姓和陶姓,开票洞居住历史先河,这两个姓氏比龙姓还要早居两三代人。姓氏发展最多的时候达到九姓,比木杉大寨还多,故有“七姓木杉九姓票”的说法。现陶姓、田姓均已迁出。可以推算,票洞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四百二十年前,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

因没有史料记载,全寨所有的姓氏族谱记录的东西都没有超越一百年,无法了解它四百多年来的全部演变过程,任凭它风云变幻的往事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前人到此定居后,开荒拓土、造林耕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我们只能用想象的方法去触摸那段历史,它好像是跨越明清两代的时光隧道飘过来似的。被“割断”的历史部分,现在留下悲绝的遗憾和隐隐灼痛。

票洞民居居南朝北而建。整个寨子还分成几个十分动听的小地名,如“登洞”“角龙啊”“冲榴”“偶门”等。居民住房主要以两层木质结构样式的吊脚楼为建造风格。前些年,当地政府官员曾到票洞宣传异地移民搬迁政策,人们乡恋情结浓厚,舍不得离开家乡,无搬迁愿望。如今,生活水平提升,村民建造起来的都是砖混结构房,十分气派。现在的寨子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木房与砖房相间点缀,互相映衬,别具风格,宁静自然。

票洞人思想开阔,崇尚以文载道,为人谦逊,知书达理。票洞人热情大方,凡是到票洞做客,都尊为贵宾,会得到“相逢不饮空归去,洞中桃花也笑人”的邀约,飘香的美酒、坛中的腌鱼、家中的茶叶,都会被端上桌,让客人品尝,体验何为不醉不归。票洞人民勤劳,富有教育培养孩子读书成才的品质。哪怕再苦再穷也要供子女读书上大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里户都有大学生。其中,最突出的是2015年考入北大的邹声钰,还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建筑工匠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聪明才智。虽然岗位、职业不同,有的在家吟风弄月,有的在大学追寻梦想,有的在在外风里来雨里去。作为票洞人,他们的骨子里无不流露出一种“孤傲”的气质!表现了侗族人的刚毅和执着坚定。

票洞风光旖旎,景色迷人。它前面有一条小溪绕寨飘逸而过。连绵起伏的山峦向寨子两边延伸,有的形如狮子嚎叫,有的貌似蛟龙饮水,好一幅美丽天然画卷。为填补村寨历史记录的文字空白,谨以一首《票洞怀古》小诗作记:

远上江流宛若龙,  
常飘玉带挂其中。  
客家停马关千里,  
夜半挑灯闻五重。

票洞盛产杉木、枫树、桐油、青冈等林木,黄豆、生姜、玉米、蓝靛等农作物。在我的记忆中,父辈都是种植以上农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或养田鱼、卖鱼苗,或烧木炭、养猪变卖换成我们的学费。高中以后,每逢周末从六十里开外的天柱县城走路回家兼生活费时,因父母无能为力凑好生活费而又步行重返学校,只有多扛几斤大米换成菜票又维持一个星期……不想断送自己的学业。考取大学谋一份工作,是当时农村子女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票洞坊间有一个神话传说,寨子有两座山,一座金山,一座火山。金山招财纳福,寓意吉祥,为寨子保平安;火山顶有一口水缸,平时盛满,只要水缸一干,寨子就会发生火灾。所以,村民都习惯地把火山上的水缸盛满,确保寨子相安无事。

时间过得真快,几百年如白驹过隙。票洞经过明清时期及民国的懵懂青春,如今已历练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村寨公路沿着木杉通往高酿,直达天柱,连通世界。婀娜多姿的票洞,以洋洋洒洒的姿态走过了四百多个春夏秋冬,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愿它一切美好如初。

## 写意阳开

黄万鑫

从月亮山下的摆拉往榕江县城赶的时候,汽车在大山之中的黄泥公路上缓慢行驶,此时已是初夏,横亘在群山怀抱之中的片片梯田,犹如一幅幅精美的油画展现在眼前。在途经计划乡村的山路上,零星地居住着十几户人家,寨子周围除了梯田,还有青黛色的高山,围绕着高山和梯田升腾起来的犹如洁白的哈达的月亮山,有人指着那个犹如仙居般的寨子说,那就是阳开苗寨。

镜头下的阳开苗寨梯田环绕,青山为屏,在初夏的山雨过后,山雾飞腾,气象万千。

上世纪末,为了加快月亮山区的脱贫工作进度,榕江县将位于月亮山腹地的摆拉村列为县交通局帮扶的行政村,该局派出精干力量排除万难修通了一条摆拉苗寨与山外世界相连的公路。然而,距离摆拉苗寨十余里的阳开由于住户少,走出山外依然要步行2公里左右的山路才能抵达公路。

这是一块鲜有外人进入的净土。对于常在乡村行走的我来说,见到如此漂亮的苗寨还真的是第一次。

阳开苗寨隶属榕江县计划乡村计划村,村里只有18户人家57人。韦姓、龙姓、朱姓构成了阳开苗寨的主体姓氏。朱姓是月亮山区最后的移民,说明建文帝朱允炆曾携其家室及左右潜伏于榕江县兴华乡的摆拉苗寨一带,修建练兵场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时代更替,易世易移,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皇朝后人忘却了荣辱,与先期到达的苗族同胞相生相息,有酒同歌,有乐同享,有难同助。他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栽完秧就下河打鱼,收完谷就上山狩猎。”这是阳开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相约未知地带》是法国电视台二台在阳开拍摄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相约未知地带——贵州篇》。2016年4月12日,在法国电视台播出后,颇受欢迎,523万法国观众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中国网友也对节目赞誉有加,对当地美好的自然风光心生向往。



近日,从江县谷坪乡帮土村的侗族同胞在鼓楼下用传统侗族大歌庆丰收,祈福来年风调雨顺。(通讯员石宏辉摄)

## 走进下司随记

潘学斋

的勾腰驼背,也许是因为肩上日积月累的负重积压所致,他们这布满皱纹的脸,都已透出生活的艰难和不易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仍然如此痴心于农民画?一幅幅精美的画作佳品竟然出自他们之手!

他们这种执拗的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孜孜以求的具有滴水穿石的精神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为了脱贫致富?原来他们对事物的爱都倾注在这无声的绘画艺术中了。

一切门类繁杂的艺术,它们都像那些溪流一样,最终流入大海,规律应是相通的。要想取得点成绩,往往让其穷尽一生,尝够苦头的。正如那句话:每个人都不是随随便便就成功的。这样胡思乱想时,车已到了下司古镇的芦笙广场。

我们几十人站在芦笙广场,听着导游对下司古镇的地理位置、山脉走势,作简明扼要的讲解。我习惯性四处张望着,虽然天空阴沉,但整个下司古镇却显得视野开阔,古建筑古朴庄重,身在其中,心情不仅不压抑,倒觉得是舒服通透的,如果天气再好些,那就更心旷神怡了。

下司古镇,在明清两代时,是一个水路大码头,当年商贾云集,人来马往。它应水而生,上承川滇,下接湘粤,因水运的带动,造就了它曾经的繁华,因而得名“小上海”“小江南”。

古镇远处,是无数的长满松树的山,好像卫兵在守护,有那么几分像桂林山水,它让人通透活络,不像镇远古镇那样,让人有被陡峭的大山紧逼的感觉。

我们已移动到了阳明书院。阳明书院,是漆黑色的木制仿古结构建筑,它飞檐斗拱,熠熠生辉。据查,它是王阳明再传得意弟子孙应鳌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所建,借以纪念王阳明,同时推广王阳明思想。王阳明,即王守仁,他是明朝杰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是今浙江余姚人。他曾是朝廷正六品的兵部主事。他生性正直,说话做事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溜须拍马屁。他更看不得官场上的空谈,以劣驱良、打压整人、营私舞弊、假公济私、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等官场恶习。

当时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奸官刘瑾,大肆逮捕捉拿反对自己的正直大臣,王阳明看不下去了,他勇敢地上疏皇帝,要求释放那些被迫害的官员。但不幸的是,此封举报信却落到了刘瑾手上。刘瑾阅后盛怒,他假传皇上圣旨,王阳明被责40杖,然后被贬谪至贵阳龙场当驿丞。后来,才抵达极为偏远的下司的。纵观历史,一流人才,往往都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磨难后,才让其成功的。当时的王阳明被贬谪当驿丞,实际上又与被流放有多大区别呢?

在前往贵州的路上,王阳明被打得全身血肉模糊,已是遍体伤痕。可

治久安服务的,但是他那求善求良的“知行合一”的“心学”,仍如那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炬,散发着强大的光芒,下司阳明书院应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由王阳明,不得不想到他的再传弟子孙应鳌,他继承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出生于贵州省清平卫,即今天的凯里炉山镇。他祖籍是江苏如皋,他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诗人、教育家,是朝廷大臣,他比王阳明晚生了54年。他死后,埋葬于今凯里炉山国营农场南侧一处微隆起的土坡。据说,他是个孝子,生前没有有母亲身边,死后把自己埋在母亲的坟下,与母亲的墓地互相守望。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的墓被盗。那天,我跟随几个人去现场看了,一片狼藉。后来,凯里市政府将其墓地保护起来。历史为什么总是让人费解的是王阳明生前被奸臣迫害,孙应鳌死后坟墓被盗,这都是唯利是图,利令智昏的强盗行为,因而,“知行合一”的“心学”也就愈发凸显了。

别发出声响,别惊动它,就让阳明书院仍如往日一样静静安好。但愿有更多的思想者来体味它品读它读懂它。就这样,我们悄然地走了。我们走向风雨桥,再沿着清水江河岸之路,向下司龙舟训练基地走去。眼前的龙舟赛道全长1000米,水宽100米,水深3米以上。河水泛着碧波波光,河边两岸是绿油苍翠的各类风景树。河对岸是一排排临江而建的水式民居,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宛如江南水乡。据介绍,赛道两岸可容纳上万人观看比赛。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只有十六七岁的男女龙舟队员,他们来自凯里市实验高中,龙舟队自组建以来,已在许多全国性的龙舟比赛中获奖。听着眼前的这位年轻的金牌教练的介绍,我们都啧啧称赞这群生龙活虎、稚气未脱的学生。介绍完毕,他们立即快速换穿运动短袖,不畏严寒地全部跳进各队的龙舟,他们展示了平时训练的英姿,动作整齐一致地在江河里快速划动,大家都竖起大拇指为他们点赞。勇于冒险,敢于拼搏进取,这是体育竞技精神,也是人们永远讴歌的生命主题。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中残酷而又亘古不变的规律。

这天的下司古镇采风活动,先是观看了铜鼓村农民画,又看了阳明书院、划龙舟。由此,禁不住地联想,原来我们是从苦中来,要到乐中去。这龙的传人,在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从古至今,永不停息地寻求寻觅,去寻找生命的栖身地。是的,就在2021年的11月8日,中国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已圆满完成了出舱活动,翟志刚、王亚平已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王亚平已圆满完成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她已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

王亚平的这一举,是最高境界的知行合一的最勇敢的践行,是最伟大的第一步!

天色渐黑,我们驱车返回,离开了下司古镇。阳明书院,“知行合一”,大道至简,言简意赅!我们深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一定会永远国泰民安!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风锡下天风。

从此诗看得出,王阳明虽被贬谪,但他仍然有颗坚强的心,没有消沉低落下去。他在抵达贵阳龙场后,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冥思苦想后,他终于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道,高兴得大跳起来,惊醒了仆人。史称“龙场悟道”,他悟到没有必要去事事都格物,倒不如去关注内心。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核心是“知行合一,以致良知”。

王阳明于1509年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主要讲“知行合一”。他的“心学”是入世的说教,是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清朝的大臣、军事家曾国藩评价他是:“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曾国藩已把他与天禹相提并论了,评价得如此之高。这人生的大磨砺、大羞辱、大劫难,却变成了锻造王阳明的火,经过淬火这道工序后,历史终于锻造出了王阳明这样光耀千古的哲人。古人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虽然大劫难铸造成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但我们绝不能去赞扬这些人为强加的磨难,应该杜绝它。

于下司古镇阳明书院,我们聆听了凯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杨育泽对“知行合一”的讲解,听杨科里讲故事。时下,贪腐是人民群众热议的大问题。许许多多的贪腐贪心心态人格扭曲,阳奉阴违,已走到了党的对立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贪污腐败问题,这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永远在“赶考”的路上。

联系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王阳明是求真务实的,他崇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他讨厌空谈阔论,他痛恨口是心非、贪污腐败。虽然王阳明受到历史的局限,他的出发点是明朝皇帝统治阶级的长

凯里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一行30多人冒着寒意,高兴地走进下司古镇,去实地接触,在互动中进行有意义的采风活动。

大家先驱车至下司铜鼓村观摩欣赏农民画,铜鼓村是民间绘画之乡。

一位“大胡子”农民画家在为我们带路,我们跟着他走进农民画家里,观赏着、品鉴着一幅幅色彩鲜艳、构思大胆、技法精湛的画。许多张画里,妇女或耕作、或织布、或背娃等,图画制作精美,栩栩如生,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这群有银匠、绣娘、画家、歌师、芦笙手、服装师、作家等的艺人们观赏后,都由衷赞叹。老画家赵元桥、“大胡子”画家一路热情地讲解,见每幅画都标有价格,分别是500元、800元,已销往国内外了。

据介绍,赵元桥是个有名的农民画家,已是70多岁,从事绘画50多年。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绘画,现在还不遗余力地培养接班人,我们看见他家里有几个七八岁的男女小孩,正认真专注于绘画。

据介绍,铜鼓村的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种民间通俗绘画,现已扬名画坛。近年来,铜鼓村农民画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依托下司古镇的旅游发展,现已是该村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文化艺术产业。画品已走出国门,进入日本、法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市场……

铜鼓村大多数都是砖房建筑,木房较少,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小乡镇。只见屋檐下,一根横梁中捆着两把带刺的树枝,这正是我们苗族巫鬼文化的一个实例。有人担心,如果是外国游客看见,那些导游会不会作误导?那就知道了。我仔细瞧瞧,那两捆物什,正是苗族族人用以驱除“口角”是非的镇妖物。但觉得这家挂得过高,应该悬挂于大门两侧略偏上即可。

于闲谈中,大家已跟随“大胡子”画家、赵元桥等人进入另一家观赏农民画。家门口正有条白毛色、红鼻子的母狗,在不友好地对这群陌生的不速之客狂叫,因为大家已进入了它的领地。屋里的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味画作,屋外的“大胡子”画家却喊着,狗已咬着他了,大家这才发现,原来,这条母狗已下了一窝的狗崽。我们这些路人入了它的领地,它误判我们要攻击它而引起的。庆幸的是,厚实的冬裤保护了“大胡子”画家,他没有被咬伤皮肉。

赏画中,有人提出,小朋友在作画时,应该统一着本民族服装,才有民族特点。我发现,杨科里、杨光兰、杨育泽都穿着红色服装,也许正是他们心中有热血的外在表现。

一路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我们又回到了铜鼓村的球场。我们都坐了车要返回下司古镇,要去观赏下司古镇,以及那座阳明书院和下司的龙舟文化了。

坐在由文正杰的驾驶人驾驶的车里,文正杰、皮悟炳和我都时不时地说些关于苗族神秘的心里世界、如那些独特个性,那些随大流,那些血性与那些跟屁虫……

我在想眼前的赵元桥、“大胡子”画家、绘画的妇女,他们都有那么些许